新疆周边的事态 ◇2003年◇年度主报告

2003 走出阴霾

潘志平
（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）

内容提要

一、十年的风风雨雨
态势 四个“火药桶”和恐怖“双月带”
两个重要因素
二、“9·11”改变了什么
恐怖主义：现代神话还是现实威胁
对抗：对称与非对称
文明冲突
国际格局：单边与多边的较量
国际关系：结盟还是合作
国际法准则：是否要重新定义
联合国：是否将重蹈国联覆辙
三、2003 年 重大的转折
中美关系：最佳时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上海合作组织：迈出大步
中印关系 走向和解、合作
地区安全局势：相对平静
地缘政治：呈现新布局
中亚经济：发展势头看好
中国政府全球通缉‘ 东突 ’要犯
四、问题与挑战
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
“ 亚洲版北约 ”
“ 三个主义 ’与毒品犯罪
“ 中国威胁论 ”
中亚的政局：危机潜在
五、新疆 收获的季节

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，与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阿富汗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俄罗斯、蒙古等八个国家交界，边界线长达 5 000 多公里。新疆是多民族聚居且伊斯兰教广泛传播的地区，其中有哈萨克、柯尔克孜、塔吉克、乌孜别克、蒙古、塔塔尔、俄罗斯等少数民族跨国而居，与境外的一些人民在语言、宗教、文化和习俗上有着传统的联系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氛围所决定，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必然地受到国际大环境与周边环境的强烈影响。

2001 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“9·11 ’事件。在 2001 年的年

度报告中，我们提到，“9·11”事件或许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，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插曲，但毋庸置疑的是，国际大环境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并至少影响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今天我们再次重申这一点。全面、冷静、客观地分析新疆周边事态在 2003 年发生的重大变化，我们由此结论：新疆有可能走上大发展的快车道。

一、十年的风风雨雨

在描述、分析 2003 年新疆周边的事态之前，我们有必要回顾近 10 年，即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大背景下周边发展的基本情况，因为今天的现实是离不开历史的发展的。

1. 态势 四个“火药桶”和恐怖“双月带”

最近 10 年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两件：即 1991 年的苏联解体和 2001 年的“9·11”事件。前者意味着分裂主义浪潮由此汹涌澎湃，严重破坏着国际秩序；后者意味着宗教极端主义、国际恐怖主义横行猖獗，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。在此背景下，10 年来，新疆周边地区“三个主义”横行，其发展态势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四个“火药桶”和恐怖“双月带”。

阿富汗　冷战后期，苏美争霸终于扰乱了这个贫穷、封闭的部落一宗教社会。 1979 年苏军坦克开进，阿富汗就此陷入战乱之中。为对付苏联，美国在阿富汗精心地培育、豢养起“圣战者”组织，“圣战”之火就这样点燃。在前苏联军队撤出之后，圣战者组织间发生旷日持久的内讧，塔利班由此

崛起，并很快攻占了包括首都喀布尔在内的阿富汗大片土地。塔利班与国际恐怖主义大亨本·拉丹沆瀣一气，将阿富汗大部分地方变成国际恐怖分子的乐园。

费尔干纳　这个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一山之隔的谷地，为乌兹别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所分割，地形复杂、人口稠密、经济落后、社会问题严峻、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根深蒂固，历史上又是小股匪徒“巴斯马奇”猖獗活动过的地区。近几年来当代“巴斯马奇”——恐怖组织“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”(IMU)和宗教极端组织“伊扎布特(Hizbut Tahrir)活动频繁,严重地破坏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。

克什米尔　紧贴和田地区，南亚的多民族多宗教格局、印度巴基斯坦两大国的对峙，以及国际大环境的冲击、外部因素的介入、内部政局的演变、经济利益的争夺，决定这一地区民族宗教冲突难解难缠，其中克什米尔问题最具爆炸性。克什米尔问题是半个世纪前英国殖民者离开这里时制造出来的难题。印巴两国独立的第二天就为争夺克什米尔开战,结果是在 1949 年固定下的军事控制线左右各占一部分。50 多年来，这两个国家在这里大战三次，平日的冲突、磨擦始终未断。近几年，以巴基斯坦为后方基地的克什米尔分离运动原教旨主义化、恐怖主义化，致使这一地区局势紧张，并诱发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间的一次次严重的军事对抗。

车臣　车臣民族分立主义崛起于苏联解体之初。1991 年 11 月，车臣单方面宣布独立，俄罗斯联邦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1994年底,俄军进剿车臣,但战事不利。至 1996

年 8 月，俄与车臣达成停火协议，将车臣地位冻结五年，俄罗斯视为痛苦的车臣战争结束，但车臣民族分立主义却以为一场伊斯兰“圣战”刚刚开始。具体地说，1995 年的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车臣民族分立主义原教旨极端主义化、恐怖主义化，即由原先“自决”“独立”变为恐怖的“圣战”。此后，车臣匪徒的活动蔓延至俄罗斯的中心地区，甚至于把炸弹扔到莫斯科，气焰甚嚣尘上。

三股势力兴风作浪，阿富汗、费尔十纳、克什米尔、车臣这四个“火药桶”遥相呼应，在周边地区形成了恐怖的“双月”带：

车臣一中亚一阿富汗。

吉尔吉斯斯坦一乌兹别克斯坦—塔吉克斯坦一阿富汗一克什米尔。

这两条月牙形的焦点在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。其前沿在南疆边界正对面的费尔干纳谷地。这就是近十年新疆周边局势的基本态势。

2. 两个重要因素

认真分析起来，影响新疆安全的因素很多，其中，“美国因素”和地缘政治因素是最重要的。

“美国因素”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苏联的轰然解体而告终，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。美国最初曾为此兴奋、欣喜若狂，声称“民主的胜利，共产主义的失败，是‘历史的终结’”。但它很快陷入新的深重的忧虑之中，一方面是担忧失去全球霸主的地位，如它的智囊所称：不得“致使（哪怕和平地）美国黯然失色”，“同时在地缘政治方面（包括在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要的军事和经济领域）保持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”[1]. 另一方面是为‘失去敌人’而担忧,按亨廷顿的说法“历史的终结、民主在全球的胜利——如果成为现实——可能成为最令美国痛苦和不安的事”，因为“一个共同的敌人往往有助于增强人民间的共识和凝聚力”“今日美国日益混乱,主要在于失去了敌人，没有敌人即无法塑造国家的认同’[2]。从前者出发，绝对不允许世界上再出现一个可以能与之挑战的新的“敌人”；从后者出发，则努力在全世界寻找新的“敌人”,没有也要发现、制造出来一个。哈佛大学的战略研究所所长就认真地告诫道：“许多美国人不喜欢‘霸权’这个词，但美国的确是一个全球霸权，对于美国人来说，这是件好事,我们必须制定出一种战略来保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。”[3]在这里“美国的利益’和‘美国的霸权’是同一个东西,无需隐讳,为此可以干任何事。事实上,哪里有冲突,哪里就有美国的身影或声音。从这一点看，新疆周边地区民族宗教冲突激化和升级，脱不开霸权主义的阴影。美中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的因素，可以说，它的动向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安全大环境走向，当然也影响到新疆的安全稳定。

地缘政治因素　新疆周边地区民族众多，伊斯兰教有广泛和深厚的影响。后冷战时期，出现两股潮流对新疆周边的地缘政治发生较大的冲击：一是世界性的民族分立主义泛滥。这是随着苏联解体、南斯拉夫崩溃出现的当代民族分立主义高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民族分立主义闹得最凶的地方总是有美国干涉、插手的复杂背景，并有反共、反社会主义的色彩。二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。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东地区兴起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，很快地蔓延自北非至

中亚、东南亚的广阔地带。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伊斯兰复兴，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还不是直接问题，但它往往营建出极浓厚的宗教狂热氛围，而在这种氛围下，它极易政治化、组织化甚至恐怖主义化。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政治化、组织化和恐怖主义化的伊斯兰运动。受其激励、鼓舞，新疆民族分裂主义自 20 世纪 90 年代明显地原教旨主义化和恐怖主义化，成为周边“三个主义”的一部分，成为新疆安全稳定的主要危险，这正说明周边地区的小环境对新疆安全稳定的实际影响。

总之，最近 10 年新疆安全形势的风风雨雨，与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的共同作用，有很大关系。有鉴于此，新疆的外部环境变化，主要应把握住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。

二、“9·11”改变了什么

“9·11”事件不仅震动了美国，而且震动了世界，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世界的面貌。此事发生不久，一位俄罗斯学者说：“在后冷战时代，‘9·11’事件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悲剧，但是，如果这一事件能让我们对自身和周围世界有一个更加实际的认识，那就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了。”[4]两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仍有必要认真考虑的是，“9·11”究竟改变了什么？

1. 恐怖主义：现代神话还是现实威胁

恐怖主义是当代政治的产物，其实早在 30 年前就已初见端倪，但“9·11”之前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恐怖事件，都还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。甚至在西方还有人嘲讽道：恐怖主义是

一个现代神话；恐怖主义这一概念似是而非，用以描绘政治暴力时从来显得苍白无力或愚蠢之极；它之所以能被关注是因为人们的智力贫乏。此外，对民主的真正危险来自恐怖主义者的敌人，即国家政府和其掌握的军队、警察，而不是恐怖主义者本身[5]。事实上，西方的一些政客经常瞪大眼睛盯着前南斯拉夫、车臣、中亚和中国新疆的‘人权’问题，恐怖主义问题被蓄意地漠视。2000 年春，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出访中亚时敦促有关政府改善人权状况，并警告，不要指望以恐怖主义威胁为借口而得到美国的援助[6]。“9·11”后，美国的强烈反应是：对恐怖主义开战。美国的新认识是：恐怖主义是对民主、自由的威胁和挑战，对拉丹和塔利班的打击行动，先定义为‘无限正义’，尔后是‘持久自由’。两年来，全球反恐与恐怖的较量如火如荼，恐怕再没有什么人说恐怖主义是现代神话了，同时在世界反恐大气候下的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被大地压缩了。但是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还未有共同的认识，在一些人那里是恐怖分子，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却是‘自由战士’，还有些人有意地搞双重标准。以色列右翼以暴制暴的极端方式和手段也是没有出路的。

2. 对抗 对称与非对称

真正意义上全球对抗始于刚过去的 20 世纪，具体表现在两次热战和一次冷战，其共同特点是，发生在两大国家集团之间，且双方政治、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体上是对称的。在迈进新世纪，美国在为对付新的“敌人”而忙碌于 TMD、NMD 之时，恐怖袭击从天而降，美国总统宣布进入战争状态，但问题是，敌人是谁？拉丹只是一个人，恐怖势力的代

表；敌国是谁？塔利班只是窝藏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武装组织,事实上,它的‘政权’从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。这两年反恐与恐怖的较量，一边是世界各国政府，另一边是分散的怀有各自不同政治目标的“亚国家组织”或“非政府武装组织”,其间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实力是完全不对称的。“9·11”以来，反恐成为国际政治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，说“非对称时代’来临,似乎还为时过早,但无论如何,以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这种“非对称对抗”的。

3. 文明冲突

20 世纪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政治的、意识形态的冲突。后冷战时期，原有的世界力量对比出现明显的失衡，原先被掩盖的民族、宗教矛盾凸现、失控,冲突骤起。这是些什么性质的冲突,众说纷纭。亨廷顿 1993 年提出的‘文明冲突论”,特别引人瞩目,争议也特别广泛。“9·11’后,可能有更多的人相信了“文明冲突论”。但亨廷顿本人在‘9·11’后的第一反应是‘不,这不是文明冲突[7]。‘文明冲突论’依然受到广泛质疑，以此来解释、概括当今世界的冲突，似乎也失之简单，但冲突，特别是民族宗教冲突的文化背景要比过去更加引人关注。

4. 国际格局 单边与多边的较量

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，日益陶醉在美国的霸权之中。有位美国人认真地告诉世人一个“真相”：美国是个仁慈的帝国，所实行的仁慈的霸权对于世界广大人民是好事[8]。美国前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新世纪来临之

际颇为自豪地宣称，世界进入了新的美国世纪[9]。小布什上台后,立即抛弃《京都议定书》,构建 NMD，退出反导条约，不顾一切地单干起来。“9·11 ”后,不少美国人在困惑 美国为何遭人恨？一位俄罗斯高级外交官的答案是：“ 这个国家可能显得妄自尊大，并且自私地只专注于自己的政治利益 ”,超级大国的悲哀在于其‘ 高度的自信和自满,陶醉于自己在冷战之后的强权 ” [10]。小布什则完全听不进这样的刺耳话。反恐和打击塔利班是得到联合国和全球的广泛支持的，这是既出自对恐怖暴行的憎恨，也是对无辜受害者的同情。但这场反恐战事尘埃未定，小布什就抛出了“ 邪恶轴心论 ”,以反恐为名开始了‘ 倒萨 ”。尽管得不到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并面对越战以来最强烈的反战浪潮，信奉单边主义的小布什只要决心干下去，谁也阻拦不住。以美国的如此强大的军事机器拿下这场战争，当然是没有任何悬念的，但付出的代价是：十几万大军陷在伊拉克，还不够用，除了不断遭袭击，天天死人，还有大量的美元流向一个巨型的无底洞。单边主义再也傲慢不下去，不得不求助于多边的理解和实际的支持。安南秘书长在 2003 年第 58 届联大上对美国的单边行动逻辑谨慎地表示担心：“ 如果这一逻辑被接受，它将开创先例，导致单边和不合法地使用武力的行动泛滥。 ”[11] 伊拉克战争生动地显示了单边向多边的挑战，这一较量还将继续。其趋势可能如美国的一位教授分析的那样：一方面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得不承认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，与它对抗没有好处；另一方面为避免重要政策由华盛顿来决定,对美国的‘ 依赖程度 ’开始下降。这两种趋势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重大的“ 挑战 ”[12]。我们认为,单边与

多边的较量将决定新世纪国际格局的走向。

5. 国际关系：结盟还是合作

结盟，一些国家为了对付自己的敌人结成政治、军事的同盟，是20世纪国际关系的逻辑，尽管有不结盟运动，但在冷战时代达到了顶峰。现在，不同社会制度、不同意识形态、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，愈来愈倾向于多方位的合作。各种规模、层次的，不以第三国为目标的合作组织兴起。“9·11”后，这种势头有增无减，充分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。然而，冷战思维，在一些人、特别是一些美国人那里是挥之不去的。小布什不断地警告：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边，就是同我们的敌人站在一边。在反恐时是这样说的，在“倒萨”时也是这样暗示的。看来，结束冷战思维，迎接国际关系的新理念，还要走很长一段路。

6. 国际法准则是否要重新定义

相互尊重主权、领土完整，不干涉他国的内政，反对侵略，等等，是联合国《宪章》和得到广泛认可的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”所确立下的国际法准则。这些准则本身就是强权政治行为的最大障碍，因此一直受到霸权主义挑战。比如，多少年前“勃烈日涅夫主义”说的就是“有限主权论”，近些年来，一些西方政客热衷的“人道主义干涉”、“新干涉主义”、“人权高于主权”、“主权的终结”，也是这个意思。2002年9月20日布什总统发表的他的第一份《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报告》，其要点就是“先发制人”。外报说：“这份文件将被称作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分水岭，其地位相当于半个世纪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前确立杜鲁门主义的 NSC68 号文件。”[13] 2003 年,美英打了一场以更迭他国政权为目标的伊拉克战争,“主权”“内政”和“侵略”等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受到严重冲击。这当然引起了广泛的不安。

——“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会造就一百个本·拉丹”,目前伊拉克混乱现状几乎验证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这一预言。

——“如果他们不喜欢世界上一百个国家的政权,他们是不是要推翻这一百个政权呢?”叙利亚外交官的这种担心会不会再被验证呢?

2003年 7 月 20 日,布什又抛黑名单,猛批缅甸、伊朗、古巴、朝鲜、津布巴韦和白俄罗斯六个“压迫性国家”[14]。10 月 10 日,美国的一位高官明确表示,“邪恶轴心”的名单要拉长,美国把目标锁定叙利亚、利比亚和古巴[15]。看来,人们这方面的担心是有理由的。

7. 联合国是否将重蹈国联覆辙

美英可以抛开联合国在伊拉克大打出手,联合国对此无能为力,这是联合国的悲哀。它是否将重蹈国联覆辙的问题由此被提出来了。然而须注意两点:第一,联合国虽然未能阻止美英行动,但毕竟未给其行动以合法性,没有成为强权政治的图章——这总算让人们稍微宽心。第二,美国要根本解决伊拉克问题,坦克导弹已不管用了,最终还得求助于联合国。——只要世界各国人民支持联合国,其前途不是有希望的。

总而言之,“9·11”改变了许多,但美国的霸权祈求并没

有改变。接连两年打了两场大胜仗，美国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实力是让世人“大开眼界”，但是再这样接着打下去，似乎也有点力不从心。所谓的“仁慈的霸权”不可能万岁，盛之极即衰之始也，这可是条历史规律。和平与发展是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，谁也阻挡不了，这必定是历史的逻辑。

三、2003 年：重大的转折

2003 年，世界很不太平，其中的伊拉克战争，举世瞩目。然而，新疆周边总的形势发生重大转折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1. 中美关系最佳时期

如前所述，美国是不可没有‘敌人’的。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，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，愈来愈被美国看作是新的“敌人”。1998 年《华尔街日报》的一篇评论写道：“把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如火如荼。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物色一个能代替苏联的敌人，美国政治家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。”[16] 这种势头在小布什上台的最初时间达到了顶峰。2001 年 4 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，中美关系跌入谷底。“9·11”事件发生后，美国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真正‘敌人’——恐怖主义，接着是‘邪恶轴心’。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权威意见：“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已来临。美国有了一个新定义的敌人，它既不是旧苏联，也不是悄然复活的中国，而是国际恐怖主义。因此将建立新的关系，甚至是新的联盟。”[17] 中美关系由此发生重大转机，事实上，自那

时起，中美关系不断改善，表现在高层互访不断，经济合作发展，军事交流恢复。2003 年 7 月 22 日，鲍威尔在接受记者访谈时说，中美关系“的确在显著提升”[18]。9 月 5 日在发表对外政策讲话时又进一步说“:今天,我可以这样说,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 1972 年 2 月尼克松首次访华以来的最佳时期。”[19] 美国媒体评论道“:受‘中国威胁论’鼓动的那些人一定奇怪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但是，华盛顿的态度改变是恢复了理智。”[20] 我们认为,这种‘理智’可能更多的是策略上的考虑。美国的欧亚战略重点在这块大陆的两端。2003 年初，布什总统将解决萨达姆、朝核危机和巴以问题作为 2003 年的三大任务[21]。一年过去了，除了打垮了萨达姆政权，其它情况都不妙：伊拉克陷进去了，中东“路线图”差不多泡汤了“;朝核危机”几成僵局,美中关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向‘正常化”。时下,中国经常地被评价为‘负责任”“成熟”。但是,在这种比较积极的评价之后还要添上一句“:中国在外交政策领域新出现的成熟也许是短暂的。”[22] 难道‘成熟”了,还可能变得又‘不成熟”看来,其‘成熟’的真正涵义指的就是中美关系的“正常化”。无论如何，这种“正常化’来之不易,于中国来说,的确是好消息,于中国新疆的周边地区也是好消息。

2. 上海合作组织：迈出大步

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机制的基础上成立于 2001 年的 6 月。它的出现是各成员国为对付共同威胁，追求共同发展繁荣和摒弃冷战思维及张扬新安全理念的结果。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大陆上第一次出现的一个与

北约、日美同盟并列的，但不受其影响的地区性多边国际组织。它引导了中国西部地缘政治的积极变化，这一变化对于消除地区中的对抗性因素，营造新疆周边的良好国际环境，促进地区的合作发展，都有着积极意义。上海合作组织所倡导的“上海精神”,充分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,为国与国之间解决争端、发展合作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模式。它昭示着一种新型安全观，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模式。

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不到三个月就发生了“9·11”事件，美军随着打击塔利班进驻中亚，中亚的一些国家和俄罗斯都不同程度地靠向美国，上海合作组织的工作一度陷于停滞。在前两年的年度报告中我们都提到，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空心化、边缘化的危险。可喜的是,2002 年下半年以来，上海合作组织迈开大步，有了重大突破性发展。

两次最高级会晤：莫斯科峰会(2003 年 5 月 29 日),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广泛讨论了加强协调、扩大合作、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，签署了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》；北京会晤(2003 年 9 月 23 日),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决定 2003 年年内在塔什干设立反恐中心，启动北京的秘书处，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年度经费预算，签署了多边经济合作框架协议。

五次部长级会议：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例会（阿拉木图，2003 年 4 月 29 日),和外长非例行会议(塔什干,2003 年 9 月 4~5 日)国防部长会晤(莫斯科,2003 年 5 月 30 日);总检察长会议（比什凯克,2003 年 9 月 4 日）；经贸部长会议(比什凯克,2003 年 9 月 6 日)。

两次联合军事演习:2002 年 10 月 11 日,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两国边境地区进行代号“01”的反恐联合军事演习，这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首次军事联合演习。2003 年 8 月分两阶段先后在哈萨克斯坦乌恰拉尔和中国伊宁进行代号‘联合一’2003’反恐军事演习,此次,上海合作组织五个成员国(中国、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）积极参加。如果说，前者是解放军与外军第一次在边境地区的联合军演，那么，后者则是中国首次允许外军入境演习，显示了军事领域上合作层次的迅速上升，标志着机制化运作迈出实质性的一步，体现了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积极支持。所有这些,对于打击‘三个主义’‘东突’恐怖主义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，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。

2002 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峰会通过的《上海合作组织宪章》于 2003 年 9 月 19 日生效。北京秘书处、塔什干反恐中心的筹备工作大体就绪，很快就将正常运作。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，经济合作热情高涨，“循序渐进地走向资本、商品、劳务、技术的自由往来’和‘建立共同市场”的问题已开始列入议题[23]。正如观察家评论所说：如果将上海合作组织比作一艘巨轮，现在所庆祝的阶段是，巨轮扬帆鸣笛准备启航[24]。

上海合作组织迈出大步的背景是，原先寄希望于美国的有关国家愈来愈失望。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一副主席撰文道‘‘看来，上海合作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令人产生希望的组织。美国反对国际恐怖主义‘模式’越来越不能发挥作用，伊拉克和阿富汗事态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，用纯地区方式解决中亚问题的必要性就显得越突

出。”[25]媒体注意到,2002 年的首脑会议宣言中提到“与美国协调”,而此次宣言中再三强调的是“联合国的作用”,对“轻视联合国”不能坐视不问。虽没指名道姓,但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是否定的,这也反映出中亚国家对美国霸权的某些担心[26]。

当然,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还面临一些困难或课题,这首先缘于成员国间对伊战的态度存在重大差异。乌兹别克斯坦非常明确地站在美一边,而塔吉克斯坦是美国认定的不公开支持战争的 15 个国家之一。事实上,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该组织没能、也不可能“用一个声音说话”。其次,各成员国内部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存在颇多争议。主张“根本改变该组织的性质”、“彻底重新审议该组织宪章”,并接纳所有申请国包括美加入之类的议论纷纷。第三,美对上海合作组织持“质疑”态度,影响该组织各成员国间的团结和合作。有消息称美中情局还制定了利用乌在该组织内部制造分裂的计划。第四,各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敏感,集中体现在如何处理印度、巴基斯坦加入问题上。第五,俄与中亚各国的亲疏关系正在发生“引人注目的变化”,可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进程产生一定干扰。昔日最为紧密的俄塔关系趋于松散。俄乌关系一向不好,现在还有进一步恶化趋势[27]。

3. 中印关系走向和解、合作

中印关系对于中国西部安全和周边地区的稳定,当然十分重要。中印关系因 1962 年的那场战争受到极大损害,经过漫长的磨合有所缓和,但一直相当冷淡。2003 年度中印关系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突破。2003 年 4 月 2 日,印度外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